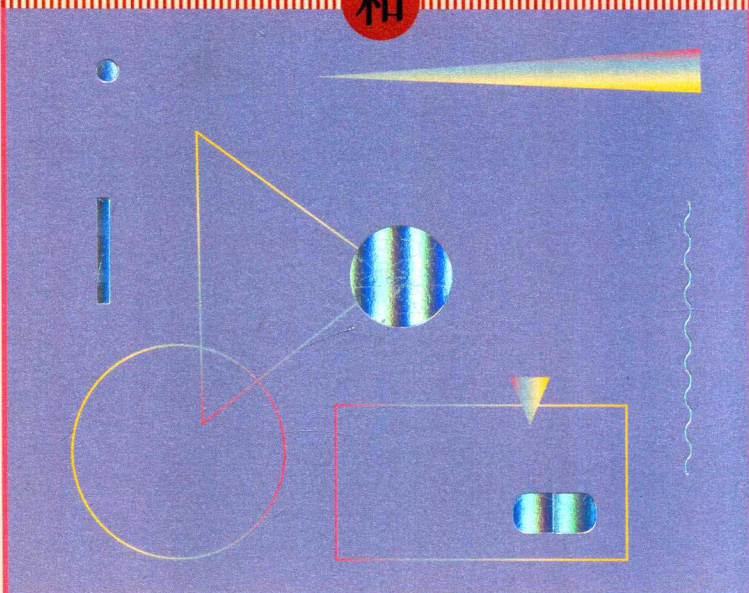


不过神仙

和



没事妖怪

脑洞小剧场◆都市白日梦◆心碎故事集
道尽爱里的不纯粹、不彻底、不勇敢

★豆瓣阅读小雅奖作品★

★40 万阅读量热门专栏★

蔡春猪作序，
史航、庄雅婷、方悄悄、邓安庆



联袂推荐



遺忘咒

后悔药

隐身术

任意門

驻颜法

如果拥有超能力，你是否有勇气，承受关于爱的真相？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静岛 著

不过神仙

和

没事妖怪

静岛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不过神仙和没事妖怪

BUGUO SHENXIAN HE MEISHI YAOGUA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过神仙和没事妖怪 / 静岛著. --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2 (2019.4 重印)

ISBN 978-7-5598-1421-0

I. ①不… II. ①静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148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村 邮政编码: 101117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6.5 字数: 140 千字

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序

——纪念与程静女士相识十八周年

蔡春猪 / 文

我管她叫程镁。

“镁”是一种非常活泼的化学元素，易燃易爆，燃烧时能产生炫目的白光，这点特别贴合她的个性。后来她发现我给她改名程镁，问：“你觉得我易燃易爆，一点就炸？”我不能说不是，但更不能说是，我避重就轻，说：“镁烧起来会产生一道美丽耀眼的白光。”她接着就问：“你倒是给我说说看，我怎么就烧起来了，我为什么要烧起来？”

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就烧起来了。

但是她烧起来的确会产生一道美丽耀眼的白光。

在习惯叫她程镁后，我就记不起来她的真名了。

我跟程镁是四年前在一个微信群认识的。当时我刚进群没多久，有人发了一篇文章，我看了后，嘴欠地做了点评：目前

没发现错别字。她“呵呵”了一下。我接着点评：标点符号都在该在的地方。她又“呵呵”了一下……在我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她写的时候，她已经@了群主，质问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群什么人都能进来了？

我决定挽救我们的关系。

次日在群里，我说看到了一篇好文章，在介绍文章如何之好上，我处心积虑，用了八个形容词，三个成语，六个偏正词组，介词若干个。在确定大家胃口已经被吊起后，我当即把文章转发到群里。她说：“这不是我写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吗？”

她说：“呵呵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害怕“呵呵”二字。

事实上，十八年前我们就认识了。2001年，一个名叫“万国马桶写作大会”的论坛横空出世，我是那里一道耀眼的白光，而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文系学生。后来论坛玩腻了，大家鸟兽散。多年之后，这些“马桶”老人通过微信，又重新聚到了一起。

我对她全无印象，但是她对我有着不一般的记忆。我们关系缓和后，她说，我在“万国马桶”上写的那些文章她当时都没看。光是那些文章的标题就足够让她不适、反感，以及觉得屈辱。（笔者曾经写过一些让人很不好意思的小文章，在此就不说了。）

“后来呢，你看了吗？”我问。

她没说话。

她不说话代表两种可能：她后来看过，她后来还是没看。

我就当她看过了。

“万国马桶”的成员找到组织后，这几年每年都会聚个两三次。“万国马桶”的群友陶然敏锐地发现——聚会总有人缺席，这次是这个，下次是那个，但是每次聚会程镁都在，都有她。

很怪。

“万国马桶”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北京，聚会也都是在北京，而她的家和工作都在杭州。

每次聚会都有她，反推——如果她不在，我们就不可能聚会。这是为什么？

真相说出来有点尴尬：所有饭局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发起谁买单。如果谁说，周末有时间吗，咱们聚聚？大家就会自动理解成，又有人请客了，好啊，不吃白不吃。所以，尽管“马桶”群每天聊得热火朝天，有时整宿整宿地聊，但迄今为止，她之外，没人说过这句话。大家都小心翼翼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我们这些“万国马桶”的老人，现在都人到中年，事业有成，有上市公司老板，有著名编剧，还有著名画家，混得好的人不少。但是，谁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，是不是？十来个人吃顿饭，要是那天赶上特能吃的陶然也在，千把块钱就丢出去了。

她每次在群里说：“惨了，又要来北京开会。”大家就会一阵欢呼，因为，接下来她还有下一句：“大家都在北京吧，我请大家吃个饭啊。”

有时她说：“惨了，这次日程安排得太满了，可能没时间跟大家吃饭了。”大家瞬间沮丧颓唐。群里就数陶然机灵，于是这时陶然给她分析献策：会议几百号人呢，你偷偷溜出来吃个饭，谁知道啊。

有一年，秋天都快过去了，“万国马桶”一次聚会都没有……这个说法好难听，很尴尬，换个说法——

IV

有一年，秋天都快过去了，她一次北京都没来。陶然秋膘还没贴呢，嘀咕着，她怎么回事，怎么还不来请大家吃饭……这个说法好难听，很尴尬，换个说法——

有一年，秋天都快过去了，她一次北京都没来，陶然开始担心了。“互联网安全大会”“全球未来出行大会”“智慧养殖应用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”……陶然上网搜了搜，妈妈呀，今年北京会议不少啊，她一个都没参加，出啥事了？不会是被单位开除了吧？

现在想起来，这就是心灵感应。就在陶然彻夜未眠之后的早晨，群里收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她说：“今年的会议有海南和北京两个选择，我还是来北京吧。”

2017年北京最后一个秋日，陶然的秋膘，贴上了。

恭喜陶然兄。

每次饭局因她而起，绝对不是她买单的缘故，真相是，她

太有亲和力、凝聚力了，大家心甘情愿团结在她身边。

程镁是个乖乖女，从小到大，没让父母操过心，但这不意味着，她内心就没有想法。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候，居然就上了“万国马桶写作大会”，“万国马桶”那是什么地方，一群“牛鬼蛇神”。

乔治·奥威尔说过他的写作动机——在日常生活中遭到的挫折通过写作得到补偿。程镁很多次谈到，如果大学时离开家乡去外面上学，如果大学毕业接受了北京唱片公司的工作，人生会是如何？

她是心有不甘的。所以在程镁的小说中，你总能看到魔法、超能力、神仙妖怪，看到一些脱离了生活正轨的人物……在我看来，她把对现实的反抗，对叛逆和“坏女孩”的向往，不自觉地流露到文字中来了。

程镁是个机灵人，这体现在她的写作中，善于从已经被翻来覆去写透了的题材里找出一个新鲜的点切入。这本书讲的都是都市人的爱情故事。本来嘛，都市爱情，还有什么别人没写过的？她还真找到了别人没写过的，让一对神仙妖怪赋予凡人超能力，让普通人拥有了在爱情里作弊的可能。

让开了挂的凡人谈恋爱，是个不错的点子。她还想到让这对神仙妖怪不靠谱，给出的超能力有着种种限制和不足，由此引发出了人物不同的命运，而这类限制和不足，又往往是对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象征和隐喻，这就是很妙的点子了。

在找到真爱之前不会老，但一找到就会老了——对方如果爱的本就是不老的容颜，该怎么办？

隐身出现在自己仍然深爱的前任身边守护，发现前任有性命之虞——一旦现身，对方就会把和自己有关的记忆全忘了，该怎么办？

能进入深爱的人心里刻下自己的名字，让他对自己不再三心二意——但刻字时他的心在流血在疼痛，该怎么办？

据说秦岚看了五分钟就拍板买下了故事的改编权，这些故事的确和市面上的大多数故事有些不同。

VI

程镁是个语感不错的人，她的文字很女性，有着各种形容词、比喻句，对于写作来说，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容易流于浮华，伤害到文字本身。好在她对自己有要求，采用的多是陌生感与精确度兼具的比喻。

爱人离开，纠结要不要去送行的女孩，她用闲笔写女孩的纠结，看到阳光打到地面上，“像玻璃碎屑，让她寸步难行”。

中年女人发现寻找伴侣很难，“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过了清明的刀鱼，浑身是坚硬的刺，仔细尝的话，可能还是有些鲜美的吧，但谁会有耐心冒着被卡住喉咙的风险，来挑点不再嫩的肉吃呢？”

同学会时曾经有过情愫的人见面，“内心那颗温柔朱砂痣瞬间被激活，成了蚊子咬过后的风疹块，痒得让人真想伸手挠一挠”。

这些形容和比喻，不仅有新鲜感，还有对世态人心的理解。

程镁是个善良而仗义的人，这除了体现在请客吃饭的问题上，还体现在她对人物命运的选择上。她对人性的恶有认识，经常不动声色地写出都市男女在感情中的自私残酷，但她往往不肯写到最后，忍不住要给人物一点安慰。

她一方面诚实表达了对爱情、人性本质上的悲观，像用钝刀子割肉那样写出某种平静、漫长的绝望，另一方面也总是善良地给出理解和安慰。所以看她的故事时总感觉是安全的，再不堪的结尾，再狠辣的人物，看完之后总会让人感到怅然和温暖。

VII

还有一件事，要在这里表达对程镁的感谢。卡佛是我一生最爱的作家，对我影响巨大，但讽刺的是，我是四十岁之后才知道卡佛，读他的小说。

一次她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很喜欢卡佛？”

我以为她跟我搭讪呢，呵呵。

后来她又说：“我觉得你跟卡佛很像。”

我问：“卡佛是谁？”

程镁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是可以的，中文系的好学生嘛。

她把卡佛的书送给了我。那天开始，我的微信签名就成了“通县卡佛”。

程老师，谢谢你让我认识了卡佛。

另：文中的“陶然”系化名，其人真实姓名——只能告诉你，他姓徐。

另：不过“马桶”微信群里，确实也有个人叫陶然。事情就是这么巧。

笔者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VIII

对了，想起来了，她的名字叫程静，笔名静岛。

2018年9月11日

于俄罗斯圣彼得堡

目 录

爱到十分说三分	/ 1
世上所有的糖	/ 11
暂停大侠	/ 21
关于那些难以开口的事	/ 29
孤独的美食家	/ 39
不凡者	/ 47
任意门	/ 57
遗憾然后微笑	/ 67
不存在的爱人	/ 75
欠了债的人	/ 85
刻下我的名字	/ 95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	/ 103
后悔的，和不后悔的	/ 111

当时的月亮	/ 121
爱的七宗罪	/ 129
好人寥寥	/ 139
绿手指	/ 149
爱比死更痛，或者反之	/ 159
想爱几分是几分	/ 169
囚云者	/ 179
后 记	/ 189

爱到十分说三分

赵林奕是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年轻女人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长得远算不上绝色，看起来倒还算舒服。日常打扮总在黑、白、灰、蓝里打滚，混在人群中就像一滴水落进海里，很难分辨得出来。

其实她很不普通。赵林奕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，却长得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光景。刚认识她的人总是无法相信她的年纪，连她的家人朋友有时候看着她，都觉得像在看个妖怪。赵林奕去派出所换身份证的时候，户籍女警愣了半天，偷偷摸摸查了很久资料，给她拍完照片后忍不住问：“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打针吗？在哪家医院？”

赵林奕见怪不怪，大笑。但即使是大笑，她的眼角也没有皱纹，皮肤平滑，就像刚熨烫好的丝绸。不光是脸，她的脖子、手、胸、腿、脚——如果可以看到她全身上下，户籍女警会更惊讶——都是二十五岁的标配。

笑完，赵林奕认真回答：“要做好事哦。”

听着像是答非所问，其实真的是实话。

二十五岁之前，赵林奕的确就是个非常普通的年轻女人。

她的初恋是在大学，男友中文名叫陈默来，是个ABC，长得高大俊朗，中文说得磕磕巴巴。赵林奕帮他补中文，一来二去，便避无可避地爱上了。因为知道半年后陈默来就要离开，两人又太年轻了，在开始的时候，赵林奕就明白这次恋爱有九成九的概率不会冲着婚姻而去，但越是这样，在一起的时光就越显得可贵。陈默来声调奇特的普通话、摊手耸肩的小动作、专注滑板的姿态、超越同龄人的浪漫体贴和天真幼稚，都让赵林奕无法自拔地迷恋。和陈默来在一起的日子，每一天都仿佛带着他家乡加州的阳光，那是浅金色、亮闪闪，体量庞大又轻若无物的快乐。

那年冬天下了一场暴雪，陈默来第一次看到那样的雪。赵林奕和他一起打雪仗、堆雪人，搂着在雪地上打滚。陈默来趁她不注意，往她脖子里塞了个雪球，冷得她一阵激灵。“你是第一个让我产生怕辜负念头的人。我特别害怕，又特别渴望。”他搂着她，用已经很不错的普通话在她耳边说着，脖子后与耳朵边的激灵让赵林奕浑身颤抖个不停，她觉得寒冷、害怕、绝望而又幸福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心照不宣地没有谈到过未来。

半年以后，陈默来如期回国，赵林奕没有去机场送他。在那个离别的下午，赵林奕一开始是想去机场的，临出门的时候，她坐在宿舍的床上发呆，初夏的阳光穿透宿舍楼旁过于茂密的梧桐树打到地上，像玻璃碎屑，让她寸步难行。

人是无法精准描述，也无法真实想象爱情的，只有真的迎面撞上，然后又毫无挽回地失去的时候，才能明确那就是爱情。赵林奕爱过了，尝到了滋味，她觉得从此恐怕再也不会这样爱了。她像每个普通人一样，学满毕业了。

工作大半年，赵林奕被同事拉着参加饭局的时候遇到了后来的男朋友陶然。陶然大她四岁，是个安静、内向的公务员。聚会中，同事拿他们俩开玩笑，说他们很般配，陶然只是讪讪地笑，弄得赵林奕有点下不了台。聚会结束，出了饭店才发现下雪了，赵林奕紧了紧外套，缩着脖子走了几步，陶然开车追上了她。

“我送你吧，下雪了，很冷。”

“我喜欢下雪，走走挺好的。”

“上来吧，太冷了不好。”

赵林奕上了车。除了指路，两人一路并没有说什么，赵林奕下车的时候，陶然终于说话了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在那种场合不是很会说话，很呆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那个，你能给我你的手机号吗？”

“可以啊。”

这段恋爱，以这种毫不浪漫的方式开始了，赵林奕觉得很好。她已经见识过真正的爱情有着怎样摧枯拉朽的威力，能遇到一个在意你、希望你不要太冷的人就该满足了。

他们恋爱了三年，成了一对模范情侣。归根结底，一切人

际交往的纽带都是交流，而交流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，需要际遇、智力、观念处于相似的水平面上，赵林奕和陶然恰好在相似的水平面，因此非常契合。赵林奕觉得他们是随时都可以结婚的关系。爱陶然吗？赵林奕也问过自己。生活中有他，比没有要好得多，这样也就可以了。普通人的爱情，大致就是这样吧。

二十五岁生日的晚上，赵林奕和闺蜜们在KTV庆生，收到了陶然的短信，说自己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“是真的那种爱，没有办法的爱，我们分手吧”。

赵林奕看到短信后措手不及，走到大门口给陶然打电话。她喝了一点酒，加上又颇看了一点韩剧，说的话如今想来是很呆的：“你不是说过会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吗？你前几天还说过爱我。”

后来赵林奕恋爱谈得多了，自然也就明白，男人在下定决心要甩脱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只求对方速速退散，特别是怯懦到会用短信分手的男人，再去复盘只是自取其辱。当时她还年轻，没有经验，蠢得正大光明又惊天动地。

陶然自然也很是崩溃，只能把刀子插得更深一点，求她速速死心：“谁规定说过的话都要做到的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都是爱三分说十分的，我就是这样的渣男，你就放过我吧。”

赵林奕呆着挂了电话，她猛然醒悟，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比被自己深爱的人抛弃更痛苦，可能就是被自己并不爱的人抛弃，前者是伤心，后者是耻辱。赵林奕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酝酿了一下，正要大哭，突然被人拉住了衣角。